

魯東抗戰第一槍

葛子明

青島轉進萊陽備戰

自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河北蘆溝橋事件發生後，青島市長沈鴻烈一面與日本駐青領事商談保護日僑事宜；一面佈置警戒，小心應付日軍突襲事件之發生。八月二十六日，軍事委員會密電陸軍五十一軍，迅即推進至青島；九月四日，日僑完全撤離；越兩日，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中將軍部人員抵青，立即以一一四師在日照、諸城、莒縣一帶佈防，以一一三師在即墨、濰縣一帶守備膠濟鐵路之東段；並以一師協助海軍陸戰隊、市保安隊守備青島。

十二月二十四日，青島南方靈山衛附近發現日艦五艘活動，似有登陸企圖；此時青島市區防衛力量已够薄弱，二十六日，五十一軍之一團又匆匆他調，山東省會——濟南已於二十七日被日軍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攻陷。至二十九日，軍委會令沈鴻烈市長放棄青島，率部轉進。沈氏當晚將市區內國防工事徹底破壞後，即率所部向諸城、沂水一帶轉進，準備在魯南山區發動游擊戰爭。軍委會為增強魯南兵力，乃令龐炳勳部之四十軍，協同沈部在魯南積極攻擊，以策應臨沂戰團。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遂即

全部佔領青島；青島從此淪為日軍統治，歷時七年又半，始得光復。

青島淪陷後，山東半島各縣民眾抗日武力尚在醞釀階段，而我萊陽已進入積極備戰狀態中。

萊陽為山東大縣，戰前人口已達百萬，全縣面積一萬三千二百方里，劃為九區，轄三十鎮，一百七十六鄉。境內物產豐饒，教育普及，交通尤為發達；除鄉道、縣道外，省公路有三，均由省公路局直營；青烟公路由青島經本縣至煙臺；青龍公路自青島經本縣至龍口；青海公路自青島經本縣至海陽。有線電話由縣城可直通各鄉鎮及重要村落，故消息傳遞極為迅速。

日本軍車自投羅網

萊陽自民國二十五年後，經省府指定為推行鄉農學校之實驗縣，將原九區署改為九鄉農學校，區長改為校長，負管教養衛之責；並積極組訓民衆：凡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男子，一律實施軍訓，女性教以識字及救護等；故萊陽此時早已達成全民皆兵境地，使以後成軍十分容易。

二十六年十一月間，梁縣長秉錕離職（此人來臺後，曾任基隆市長、林管局長職），縣政暫由趙世卿代理。最初青島日軍海軍司令部宣撫班

軍官一人偕翻譯乘車由青烟路赴煙臺，途經萊陽縣城，曾至縣府要求組織維持會，並索求手槍兩支及法幣四千元，代縣長均滿足其要求。隨後日軍軍車四十輛順利通過我縣，未遭任何抵抗，故青島日軍認為萊陽已全歸順。

此時我因不滿趙世卿代縣長所為，乃請求由城關鄉校校長調夏格莊鄉校校長。夏格莊為青烟公路咽喉，地形特殊，既已決心抗日，乃銳意經營，積極備戰。凡來往車輛均經查驗後放行；而部份奸商利用日軍威勢，故來往車輛凡插日軍國旗者一律扣押究辦。青島偽商會向日軍求援，日軍當局乃派海軍司令部宣撫班（類似我軍政治部之組織）班長金堂文雄大佐率員前來瞭解真況。

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二十）早晨九時左右，我接獲渭田鄉長張耀東長途電話。他說：「現有日本軍車一輛，上插日本海軍國旗，車前掛一紅色布條，橫書『大日本海軍宣撫班』字樣，正沿青烟公路北上……」我接到報告，既緊張又興奮。我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了。放下電話，立即下達命令：「着區自衛隊隊附王海峻立即率八名便衣人員埋伏鎮前公路西側聽命行動；另命李鎮長易田迅速派人在公路正面距斜坡五〇〇公尺處設置障礙物，不得有誤。」他們出發

後，我親率衛士數名也埋伏在公路一旁。

片刻時間，遙見南方公路上烟塵滾滾，果然一輛軍車向夏格莊鎮疾駛而來，我暗自警惕著自己：務要小心應付這一仗，決不放一個鬼子回去！同時也鼓勵着自己：我要揭開魯東抗日的序幕！我要親手殺死這萬惡的侵略者，以洗雪中華民族的恥辱；縱是惹下滔天大禍，縱是個人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計！

被俘日軍跪地求饒

日本軍車終於被阻在公路上。我一聲令下，伏兵齊出。日軍猝不及防，在來不及抵抗下，先收繳了日軍長短槍七支，我再下令將車上人員全部押解至區自衛隊嚴加審訊。

抵達隊部，先令隊附封鎖消息以防外洩，另派一小隊便衣在鎮南公路要隘處警戒，再電告涓田鄉長：「遇有情況，隨即電話報告！」稍微休息後，我隨即先對官階最高的俘虜審問。

問：你叫何名？在軍中擔任何職？

答：我叫金堂文雄，擔任大日本皇軍駐青島海軍司令部宣撫班長。

問：你們前來何事？

答：我奉命前來宣撫；因萊陽縣已經歸順大日本皇軍。何以你們對插大日本國旗車輛常予扣押？

問：你們知道我們是抗日救國軍嗎？我今天要槍斃你們這夥人，為中國人報仇！

答：爾我各為其國；兩國相交，不殺來使。我說：中日已無邦交，且你們攜帶武器即係

戰鬥人員，並非外交人員。

答：你要殺掉我們，你知道此事之嚴重後果嗎？將來日軍進行掃蕩，萊陽將會雞犬不留。

「……」

談話至此，我氣憤難忍。我舉起馬鞭先痛打了他們一番，以洩我心頭之恨。隨後對四名漢奸（其中一人為翻譯，一名為偽軍官，一名為軍車駕駛，另一為駕駛助手）又痛罵他們一陣；並說：今天先殺你們這些漢奸，再槍斃三名日本鬼子。說罷，漢奸一齊跪地求饒，叩頭不已；猛想：我過去在青島擔任工運多年，因逃避日本人的緝捕，回到本縣擔任區長兼自衛隊長，這一階段，可以說從未殺過一個人；今天却不同了，我要親手殺死這三名日軍和四名漢奸。隊附一再要求還是由他執行槍決為妥，我最後也同意了。三名日本鬼子也知狗命難保，全身戰慄。恐怕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中國游擊隊竟敢對「皇軍」如此無禮吧？出我意料之外的。他們竟和漢奸一樣跪地求饒，我暗笑這三名「皇軍」他們的武士道、大和魂那裏去了。

一擊揭開抗日戰幕

日本人的情報也算是十分靈通，在我想再進一步瞭解青島日軍兵力和佈置情況時，電話鈴響了。我略微有些緊張。起先認定是涓田鄉有新的敵情報告，結果却是代縣長從縣城打來讓我釋放俘虜的電話，真使我氣憤萬分。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日本海軍司令部獲悉金堂文雄大佐等被我夏格莊區自衛隊扣押消息後，立刻透過金口商會會

長，電告萊陽趙代縣長下令釋俘，趙代縣長怕惹事端，求我無論如何立即放人。我告訴他：「這七名俘虜傷勢很重。」趙代縣長猶令我不管如何，只要活着放出來就好了。我很激動地回答他：「請你不必管這件事了，我也不會接受你的意見。今後爾為爾，我為我！今天下午我就要將他們統統槍斃了。」我把電話掛斷後，即全力準備迎接暴風雨的來臨。約在晚上九時，令自衛隊：「將這批俘虜押解至鎮外，選定較偏僻處，槍斃他們；然後將屍體拋到一座枯井中加以掩埋。」

回憶中日大戰爆發前，不要說殺死他一名大佐，連一名小兵在演習中掉隊，也要在深更半夜要我們守軍打開宛平縣城門進去搜索，節外生枝，製造事件，真是令人難以忍受，但我們為了積極準備，全國軍民只得忍下那口不能忍受的氣；而今天不同了，雙方開戰已半年以上，只有拼個你死我活。殺死日本海軍大佐，當時在萊陽真是非同小可。有的人說我勇氣十足；也有人罵我魯莽，怕招來大禍。我不管目前的毀譽，不計將來的死活，反正我已決心獻身國家，其他一切我就

不管那麼多了。

日本海軍大佐被殺事件，他們認為是「皇軍」的奇恥大辱，決心出兵撻伐萊陽游擊部隊。全縣為勢所逼，代縣長也一反以前消極的態度，下令各區積極備戰，夏格莊區自衛隊也很快擴編營大隊，再改編為營的番號，我的職務也由大隊長改為營長、保安團長、山東省保安三十三旅旅長、陸軍十二師參謀長，一直到抗日勝利。山東半島就由這勇敢的一擊，而揭開了抗日的聖戰。